

警

世

通

言

西風昨夜過
園林吹落黃
花遍地金



王安石五雜俎
學士



第二卷

王安石三難蘇學士

海鼈曾欺井內蛙

大鵬張翅繞天涯

強中更有強中手

莫向人前滿自誇

這四句詩奉勸世人虛已下人，勿得自滿。古人說得好，道是滿招損謙受益。俗諺又有四不可盡的話，那四不可盡：

勢不可使盡

福不可享盡

便宜不可占盡

聰明不可用盡

你看如今有勢力的，不做好事，往往任性使氣，損人

害人如毒蛇猛獸，人不敢近他。見別人懼怕，沒奈何，何意氣揚揚，自以為得計，却不知八月潮頭也有平下來的時節。危灘急浪中，趁着這刻兒，順風扯了滿篷，望前只顧使去，好不暢快，不思去時容易，轉時甚難。當時夏桀商紂，貴為天子，不免竄身於南巢、懸頭於太白。那桀紂有何罪過也，無非倚貴欺賤，恃強凌弱。總來不過是使勢而已。假如桀紂是箇平民百姓，還造得許多惡事否？所以說勢不可使盡，怎麼說福不可享盡。常言道：惜衣有衣，惜食有食。又道人無壽夭，祿盡則亡。晉時石崇太尉，與皇親王位鬪富，以酒

沃釜以蠟代薪錦步障大至五十里坑廁間皆用綾
羅供帳香氣襲人跟隨家僮都穿火浣布衫一衫價
值千金買一妾費珍珠十斛後來死於趙王倫之手
身首異處此乃享福太過之報怎麼說便宜不可占
盡假如做買賣的錯了分文入己滿臉堆笑却不想
小經紀若折了分文一家不得喫飽飯我貪此些須
小便宜亦有何益昔人有占便宜詩云

我被蓋你被你瓊蓋我瓊你若_有錢我共_使我若
無錢用你錢上山時你扶我腳下山時我靠你肩
我有子時做你婿你有女時伴我眠你依此誓時

我死在你後我違此誓時你死在我前

若依得這詩時人人都要如此誰是歎子肯束手相讓就是一時得利暗中損福折壽自己不知所以佛家勸化世人喫一分虧受無量福有詩爲證

得便宜處欣欣樂

不遂心時悶悶憂

不討便宜不折本

也無歡樂也無愁

說話的這三句都是了則那聰明二字求之不得如何說聰明不可用盡見不盡者天下之事讀不盡者天下之書參不盡者天下之理寧可懵懂而聰明不可聰明而懵懂如今且說一箇人古來第一聰明的

他聰明了一世，懵懂在一時，畱下花錦般一段話文，傳與後生小子恃才誇己的看樣。那第一聰明的是誰？

吟詩作賦般般會

打諢猜謎件件精

不是仲尼重出世

定知顏子再投生

話說宋神宗皇帝在位時，有一名儒姓蘇名軾字子瞻，別號東坡，乃四川眉州眉山人士。一舉成名，官拜翰林學士。此人天資高妙，過目成誦，出口成章。有李太白之風流，勝曹子建之敏捷。在宰相荆公王安石先牛門下，荆公甚重其才。東坡自恃聰明，頗多議論。

荆公因作字說一字解作一義。偶論東坡的坡字從土從皮。謂坡乃土之皮。東坡笑道如相公所言。滯字乃水之骨也。一日荆公又論及鯢字。從魚從兒。合是魚子。四馬曰駟。天虫爲蚕。古人製字。定非無義。東坡拱手進言。鳩字九鳥。可知有故。荆公認以爲真。欣然請教。東坡笑道。毛詩云。鳴鳩在桑。其子七兮。連娘帶爺。共是九箇。荆公默然。惡其輕薄。左遷爲湖州刺史。正是。

是非只爲多開口

煩惱皆因巧弄唇

東坡在湖州做官三年。任滿朝京。作寓於大相國寺。

內急當時因得罪於荆公自取其咎常言道未去朝
天子先來謁相公分付左右備脚色手本騎馬投王
丞相府來離府一箭之地東坡下馬步行而前見府
門首許多聽事官吏紛紛站立東坡舉手問道列位
老太師在堂上否守門官上前答道老爺書寢未醒
且請門房中少坐從人取交牀在門房中東坡坐下
將門半掩不多時相府中有一少年人年方弱冠戴
綠駿大帽穿青絹直裰攬手洋洋出府下階眾官吏
皆躬身揖讓此人從東向西而去東坡命從人去問
相府中適纔出來者何人從人打聽明白回覆是丞

相老爺府中掌管書房的姓徐東坡記得荆公書房中
寵用的有箇徐倫三年前還未冠今雖冠了面貌依
然叫從人既是徐掌家與我趕上一步快請他轉來
從人飛遶去了，趕上徐倫不敢於背後呼喚從傍邊
搶上前去垂手侍立於街傍道小的是湖州府蘇爺
的長班蘇爺在門房中請徐老爹相見有句話說徐
倫問可是長鬍子的蘇爺從人道正是東坡是箇風
流才子見人一團和氣平昔與徐倫相愛時常寫扇
送他徐倫聽說是蘇學士微微而笑轉身便回從人
先到門房回復徐掌家到了徐倫進門房來見蘇爺

意思要跪下去，東坡用手攙住。這徐倫立身相府堂內書房，外府州縣首領官員到京，參謁丞相，知會徐倫，俱有禮物單帖通名。今日見蘇爺，怎麼就要下跪。因蘇爺久在丞相門下往來，徐倫自小書房答應職任烹茶，就如哲主人一般。一時大不起來。蘇爺却全他的體面，用手攙住道：徐掌家，不要行此禮。徐倫道：這門房中不是蘇爺坐處，且請進府到東書房待茶。這東書房便是王丞相的外書房了。凡門生知友往來，都到此處。徐倫引蘇爺到東書房，看了坐命童兒烹好茶，伺候稟蘇爺小的奉老爺遺差往太醫院取

藥不得在此伏侍，怎麼好？東坡道：且請治事，徐倫去。
沒東坡見四壁書櫥關閉，有鎖文几上只有筆硯，更
無餘物。東坡開硯匣，看了硯池，是一方綠色，端硯甚
有神采。硯上餘墨未乾，方欲掩蓋，忽見硯匣下露出
些紙角兒。東坡扶起硯匣，乃是一方素箋，疊做兩摺。
取而觀之，原來是兩句未完的詩稿，認得荆公筆跡。
題是咏菊。東坡笑道：士別三日，換眼相待。昔年我曾
在京爲官時，此老下筆數千言，不由思索。三年後，也
就不同了。正是：江淹才盡兩句詩，不曾終前念了一
過呀。原來連這兩句詩都是亂道。這兩句詩念了，

西風昨夜過園林

吹落黃花滿地金

東坡爲何說這兩句詩是亂道一年四季風各有名
春天爲和風夏天爲薰風秋天爲金風冬天爲朔風
和薰金朔四樣風配着四時這詩首句說西風西方
屬金金風乃秋令也那金風一起梧葉飄黃厚芳零
落第二句說吹落黃花滿地金黃花卽菊花此花開
於深秋其性屬火敢與秋霜磨戰最能耐久隨你老
來焦乾枯爛並不落瓣說箇吹落黃花滿地金豈不
是錯誤了興之所發不能自己舉筆成墨你讀續詩

二句

秋花不比春花落

說與詩人仔細吟

後此實是
歐進公詩
牛以次別
公言小注
宋石門局
以代其集
守也

寫便寫了，東坡愧心復萌，倘此老出書房相待見了，此詩當面搶白，不像晚輩體面，欲待袖去，以滅其迹，又恐荆公尋詩不見，帶累徐倫，思算不妥，只得仍將詩稿摺疊，壓於硯匣之下，蓋上硯匣，步出書房，到犬門首，取脚色手本付與守門官吏，囑付道：「老太師出堂，通稟一聲，說蘇某在此，伺候多時，因初到京中文，表不曾收拾，明日早朝齋過表章，再來謁見。」說罷，騎馬回下處去了。不多時，荆公出堂，守門官吏雖蒙蘇

爺屬付沒有紙包相送。那箇與他稟話，只將脚色手本和門簿繳納。荆公也只當常規，未及觀看。心下記着菊花詩二句，未完韻，恰好徐倫從太醫院取藥回來。荆公喚徐倫送置東書房。荆公也隨後入來，坐定，揭起硯匣，取出詩稿一看，問徐倫道：「適纔何人到此？」徐倫跪下稟道：「湖州府蘇爺伺候。」老爺曾到荆公看其字跡也，認得是蘇學士之筆。口中不語，心下躊躇。蘇軾這箇小畜生，雖遭挫折，輕薄之性不改。不道自己學疎才淺，敢來譏訕老夫。明日早朝，奏過官裏，將他削職爲民。又想道：且住，他也不曉得黃州菊花落。

辨也怪他不得叫徐倫取湖廣缺官冊籍來看單看
黃州府餘官俱在只缺少箇團練副使荆公暗記在
心命徐倫將詩稿貼於書房柱上明日早朝密奏天
子言蘇軾才力不及左遷黃州團練副使天下官員
到京上表章陞降勾除各自安命惟有東坡心中不
服心下明知荆公爲改詩觸犯公報私仇沒奈何也
只得謝恩朝房中纔卸朝服長班稟道丞相爺出朝
東坡露堂一恭荆公肩輿中舉手道午後老夫有一
飯東坡領命回下處修書打發湖州跟官人役兼本
衙管家往舊任接取家眷黃州相會午牌過後東坡

或批的
橫說語話

無教人

素服角帶寫下新任黃州團練副使脚色手本乘馬來見丞相領飯門吏通報荆公分付請進到大堂拜見荆公待以師生之禮手下點茶荆公開言道子瞻左遷黃州乃聖上主意老夫愛莫能助子瞻莫錯怪老夫否東坡道晚學生自知才力不及豈敢怨老太師荆公笑道子瞻大才豈有不及只是到黃州爲官閒暇無事還要讀書博學東坡目窮萬卷才壓千人今日勸他讀書博學還讀什麼樣書口中稱謝道承老太師指教心下愈加不服荆公爲人至儉饋不過四器酒不過三杯飯不過一箸東坡告辭荆公送下

滴水簷前携東坡手道。老夫幼年燈窓十載，染成一症。老年舉發，太醫院看是痰火之症。雖然服藥，難以除根。必得陽羨茶，方可治。有荆溪進貢陽羨茶，聖上就賜與老夫。老夫問太醫院官如何烹服。太醫院官說：須用瞿塘中峽水。瞿塘在蜀。老夫幾欲差人往取，未得其便。兼恐所差之人未必用心。子瞻桑梓之邦，倘尊眷往來之便，將瞿塘中峽水携一甕寄與老夫。則老夫衰老之年，皆子瞻所延也。東坡領命回相國寺。次日辭朝出京。星夜奔黃州道上。黃州合府官員知東坡天下有名才子，又是翰林謫官，出郭遠迎。選

夏時言日公堂上任。過月之後。家眷方到東坡。在黃州。與蜀客陳季常爲友。不過登山玩水。飲酒賦詩。軍務民情。秋毫無涉。光陰迅速。將及一載。時當重九之後。連日大風。一日風息。東坡兀坐書齋。忽想定惠院長老。曾送我黃菊數種。栽於後園。今日何不去賞玩一番。足猶未動。恰好陳季常相訪。東坡大喜。便拉陳慥同往後園看菊。到得菊花圃下。只見滿地鋪金。核上全無一朵。說得東坡目瞪口呆。半晌無語。陳慥問道。子瞻見菊花落瓣。絲何如此。驚詫東坡道。季常有所不知。平常見此花。只是焦乾枯爛。並不落瓣。去歲

在工荆公府中見他咏菊詩二句道西風昨夜過園
林吹落黃花滿地金小弟只道此老錯誤了續詩二
句道秋花不比春花落說與詩人仔細吟却不知黃
州菊花果然落瓣此老左遷小弟到黃州原來使我
看菊花也陳慥笑道古人說得好

廣知世事休開口

縱會人前只點頭

假若連頭俱不點

一生無惱亦無愁

東坡道小弟初然被謫只道荆公恨我摘其短處公
報私仇誰知他到不錯我到錯了真知灼見者尚且
言誤何況其他吾輩切記不可輕易說人笑人正所

謂經一失長一智耳。東坡命家人取酒與陳季常就落花之下，席地而坐，正飲酒間，門上報道本府馬太守拜訪，將到東坡，分付辭了他罷。是日兩人對酌閒談，至晚而散。次日東坡寫了名帖，答拜馬太守。馬公出堂迎接，彼時沒有迎賓館，就在後堂分賓而坐。茶罷，東坡因叙出去年相府錯題了菊花詩，得罪荆公之事。馬太守微笑道：「學生初到此間，也不知黃州菊花落瓣，親見一次。此時方信可見。老太師學問淵博，有包羅天地之抱負，學士大人一時忽略，陷於不知，何不到京中太師門下賠罪一番，必然回贖，作喜。」東

打其思入
定有可心
與不任位
到底

披道學生也要去恨無其由太守道將來有一事方
便只是不敢輕勞東坡問何事太守道常規冬至節
必有賀表到京例差地方官一員學士大人若不嫌
瑣屑假進表爲由到京也好東坡道承堂尊大人用
情學生願往太守道這道表章只得借重學士大筆
東坡應允別了馬太守回衙想起荆公囑付要取瞿
塘中缺水的話來初時心中不服連這取水一節置
之度外如今却要替他出力做這件事以贖妄言之
罪但此事不可輕托他人現今夫人有急思想家鄉
既承賢守公美意不若告假親送家眷還鄉取得權

塘中峽水庶爲兩便黃州至眉州一水之地路正從
瞿塘三峽過那三峽

西陵峽

巫峽

歸峽

西陵峽爲上峽巫峽爲中峽歸峽爲下峽那西陵峽
又喚做瞿塘峽在夔州府城之東兩岸對峙中貫一
江漑瀨堆當其口乃三峽之門所以總喚做瞿塘三
峽此三峽共長七百餘里兩岸連山無間重巒疊嶂
隱天蔽日風無南北惟有上下自黃州到眉州總有
四千餘里之程夔州適當其半東坡心下計較若送
家眷直到眉州往回將及萬里把賀冬表又謬誤了

我如今有箇道理，叫做公私兩盡。從陸路送家眷至夔州，却令家眷自回。我在夔州換船下峽，取了中峽之水，轉回黃州。方往東京，可不是公私兩盡。算計已定，對夫人說，知收拾行李，辭別了馬太守衙門上懸一箇告假的牌面，擇了吉日，準備車馬，喚集人夫，合家起程。一路無事，自不必說。

纔過夷陵州

早是高唐縣

驛卒報好音

夔州在前面

東坡到了夔州，與夫人分手，囑付得力管家，一路小心伏侍夫人回去。東坡討箇江船，自夔州開發，順流

而下原來這灑灑堆是江口一塊孤石亭亭獨立
卽浸沒冬卽露出因水滿石沒之時舟人取途不定
故又名猶豫堆俗諺云

猶豫大如象

瞿塘不可上

猶豫大如馬

瞿塘不可下

東坡在重陽後起身此時尚在秋後冬前又其年是
閏八月過了一箇月的節氣所以水勢還大上水時
舟行甚遲下水時却甚快東坡來時正怕遲慢所以
舍舟從陸同時乘着小勢一瀉千里好不順溜東坡
看見那峭壁千尋沸波一線想要做一篇三峽賦結

道不然因連日殺馬回倦憑几構思不覺睡去不曾分付得水手打水及至醒來問時已是下峽過了中峽了東坡分付我要取中峽之水快與我撥轉船頭水手稟道老爺三峽相連水如瀑布船如箭發若回船便是逆水日行數里用力甚難東坡沉吟半晌問此地可以泊船有居民否水手稟道上下二峽懸崖峭壁船不能停到歸峽山水之勢漸平崖上不多路就有市井街道東坡叫泊了船分付蒼頭你上崖去看有年長知事的居民喚一箇上來不要聲張驚動了他蒼頭領命登崖不多時帶一箇老人上船口稱居

「...到東坡以美言撫慰我是過往客官與你居民
沒有統屬要問你一句話那瞿塘三峽那一峽的水
好老者道三峽相連並無阻隔上峽流於中峽中峽
流於下峽晝夜不斷一般樣水難分好及東坡暗想
道荆公膠柱鼓瑟三峽相連一般樣水何必定要中
峽叫手下給官價與百姓買箇乾淨磁甕自己立於
船頭看水手將下峽水滿滿的汲了一甕用桑皮紙
封固親手僉押卽刻開船直至黃州拜了馬太守夜
間草成賀冬表送去府中馬太守讀了表文深贊蘇
君大才齋表官就僉了蘇軾名諱擇了吉日與東坡

僕行東坡齋了表文帶了一甕蜀水。星夜來到東京，仍投大相國寺內。天色還早，命手下擡了水甕乘馬到相府來見荆公。荆公正當閒坐，聞門上通報黃州州練使蘇爺求見荆公，笑道：「已經一載矣，分付守門官緩着些出去引他。」東書房相見守門官，領命荆公先到書房見桂上，所貼詩稿經年塵埃，遂目親手於鶴尾瓶中取拂塵，將塵掃去，儀仗如舊。荆公端坐於書房，却說守門官延捱了半晌，方請蘇爺東坡聽說。東書房相見，想起改詩的去處，面上赧然，勉強進府。到書房見了荆公，下拜荆公用手相扶，道不在大堂。

相見慳恐遠路風霜休得過禮命童兒看坐東坡坐
下偷看詩稿貼於對面荆公用拂塵住左一指道子
瞻可見光陰迅速去歲作此詩又經一載矣東坡起
身拜伏於地荆公用手扶住道子瞻爲何東坡道晚
學生甘罪了荆公道你見了黃州菊花落滿麼東坡
道是荆公道日中未見此一種也怪不得子瞻東坡
道晚學生才疏識淺全仗老太師海涵茶罷荆公問
道老夫煩足下帶罷塘中峽水可有麼東坡道見携
府外荆公命堂候官兩員將水甕捧進書房荆公親
以衣袖拂拭紙紙封打開命童兒茶竈中煨火川銀銚

汲水烹之先取白定碗一隻投陽羨茶一撮於內候湯如蠡眼急取匙傾入其茶色半駒方見荆公問此水何處取來東坡道巫峽荆公道是中峽了東坡道正是荆公笑道又來欺老夫了此乃下峽之水如何假名中峽東坡大驚述土人之言三峽相連一般樣水晚學生悞聽了實是取下峽之水老太師何以辨之荆公道讀書人不可輕舉妄動須是細心察理老夫若非親到黃州看過菊花怎麼詩中敢亂道黃花落瓣這瞿塘水性出於水經補註上峽水性太急下峽太緩惟中峽緩急相半大醫院官乃明醫知老夫

乃中脫變症。故川中峽水引經。此水烹陽羨茶。上峽味濃。下峽味淡。中峽濃淡之間。今見茶色半晒。方見故知。是下峽東坡離席謝罪。荆公道何罪之有。皆因子瞻過於聰明。以致疎略如此。老夫今日偶然無事。幸子瞻光顧。一向相處。尚不知子瞻學問真正如何。老夫不自揣量。要考子瞻一考。東坡欣然答道。晚學生請題荆公道。且住。老夫若遽然考你。只說老夫恃了。一日之長子。瞻到先考老夫一考。然後老夫請教。東坡鞠躬道。晚學生怎麼敢荆公道。子瞻既不肯考老夫。老夫却不好僭妄也。罷。叫徐倫把書房中書櫃。

蓋數與我開了左右二十四櫥書皆積滿但憑於左
右櫥內上中下三層取書一冊不拘前後念上文一
句老夫答下句不來就算老六無學東坡暗想道這
老甚迂闊難道這些書都記在腹內雖然如此不好
去考他答應道這箇晚學生不敢荆公道咳道不得
箇恭敬不如從命了東坡使垂只揀塵灰多處料久
不看也忘記了任意抽書一本未見簽題揭開居中
隨口念一句道如意君安樂否荆公接口道竊已啖
之矣可是東坡道正是荆公取過書來問道這句書
怎麼講東坡不曾看得書上詳細暗想唐人譏則天

后曾稱薛敖曹爲如意君或者差人間候曾有此言
只是下文說竊已啖之矣文理却接上至不來沉吟
了一會又想到不要惹這老頭兒千虛不如一實答
應道晚學生不知荆公道這也不是什麼秘書如何
就不曉得這是一樁小故事漢末靈帝時長沙郡武
岡山後有一狐穴深入數丈內有九尾狐狸二頭日
久年深皆能變化時常化作美婦人遇着男子往來
訪入穴中行樂小不如意分而食之後有一人姓劉
名瓊善於採戰之術入山採藥被二妖所擄夜晚求
懼劉瓊用抽添火候工夫枕席之間二狐快樂稱爲

如意君大狐出山打食則小狐看守小狐出山則大狐亦如之日就月將並無忌憚酒後露其本形劉墾有恐怖之心精力衰倦一日大狐出山打食小狐在穴求其雲雨不果其欲小狐大怒生啖劉墾於腹內大狐回穴心記劉生問道如意君安樂否小狐答道竊已啖之矣二狐相爭追逐滿山喊叫樵人竊聽遂得其詳記於漢末公曾子瞻想未涉獵東坡道老太太學問淵深非晚輩淺學可及荆公微笑道這也算考過老夫了老夫還席也要考子瞻一考子瞻休得吝教東坡道求老太太師命題平易荆公道考別件事

又道老夫作難久，聞子瞻善於作對。今年閏了箇八月，正月立春，十二月又是立春，是箇兩頭春。老夫就將此爲題，出句求對，以觀子瞻妙才。命童兒取紙筆，過來荆公寫出一對道：

一歲二春，雙八月，人間雨度春秋。

東坡雖是妙才，這對出得踉蹌。一時尋對不出，羞顏可掬。面皮通紅了。荆公問道：子瞻從湖州至黃州，可從蘇州潤州經過麼？東坡道：此是便道。荆公道：蘇州金闕門外，至於虎丘，這一帶路叫做山塘，約有七里之遙，其半路名爲半塘。潤州古名鐵甕城，臨於大江。

有金山銀山玉山這叫做三山俱有佛殿僧房想子瞻都留遊覽東坡答應道是荆公道老夫再將蘇潤二州各出一對求子瞻對之蘇州對云

七里山塘行到半塘三里半

潤州對云

鐵甃城西金玉銀山三寶地

東坡思想多時不能成對只得辭罪而出荆公曉得東坡受了些腌臢終惜其才奏過神宗天子復了他翰林學士之職後人評這篇話道以東坡天才尚然三被荆公所屈何況才不如東坡者因作戒

四云

項托曾爲孔子師
爲人第一謙虛好

荆公反把子瞻嗤
學問茫茫無盡期

第三卷

陳轉轉則非正是
棋安身所覺真情



既無好語道
其固却有浮
詞誰棄得



第四卷

拘相公飲恨半山堂

得歲月延歲月得歡悅且歡悅萬事乘除總在天
何必愁腸千萬結放心寬莫量窄古今興廢言不
微金谷繁華眼底塵淮陰事業鋒頭血臨潼會上
膽氣消丹陽縣裏蕭聲絕時來莠草勝春花運去
精金遜頑鐵逍遙快樂是便宜到老方知滋味別
粗衣澆飯足穿常養得浮生一世拙

閑品已畢未入正夕且說唐詩四句

周公恐懼流言日

王莽謙恭下士時

假使當年身使死。一生真偽有誰知。

此詩大抵說人品有真有偽，須要惡而知其美好，而如其惡。第一句說周公，那周公姓姬名旦，是周文王少子，有聖德，輔其兄武王伐商，定了周家八百年天下。武王病，周公爲冊文告天，願以身代，藏其冊於金匱，無人知之。以後武王崩，太子成王年幼，周公抱成王於膝，以朝諸侯，有庶兄管叔、蔡叔將謀不軌，心忌周公，反布散流言，說周公欺侮幼主，不久篡位。成王疑之，周公辭了相位，避居東國，心懷恐懼。一日天降大風，疾雷擊柝，金匱成王見了冊文，方知周公之忠。

迎歸相位，誅了管叔。蔡叔周室危而復安，假如管叔、蔡叔流言方起，說周公有反叛之心，周公一病而亡，金匱之文未開，成王之疑未釋，誰人與他分辨？後世却不把好人當做惡人，第二句說王莽、王莽字巨君，乃西漢平帝之舅，為人奸詐，自恃椒房寵勢，相國威權陰有篡漢之意，恐人心不服，乃折節謙恭，尊禮賢士，假行公道，虛張功業，天下郡縣稱莽功德者，共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莽知人心歸已，乃酈平帝，遷太后自立為君，改國號曰新。一十八年，直至南陽劉文叔起兵復漢，被誅，假如王莽早死了十八年。

却不是完名全節一箇賢宰相垂之史冊不犯惡人當做好人麼所以古人說日久見人心又道蓋棺論始定不可以一時之譽斷其爲君子不可以一時之謗斷其爲小人有詩爲證

毀譽從來不可聽

是非終久自分明

一時輕信人言語

自有明人話不平

如今說先朝一箇宰相他在下位之時也着實有名有與的後來大權到手任性胡爲做錯了事惹得萬口唾罵飲恨而終假若有名譽的時節一箇瞌睡死去了不醒人還千惜萬惜道國家沒福恁般一箇好

人未能大用，不盡其才，却到也留名於後世。又至重口唾罵時，就死也遲了。這到是多活了幾年的，不是那位宰相是誰？在那一箇朝代，這朝代不近不遠，是北宋神宗皇帝年間，一箇首相，姓王名安石，臨川人也。此人目下十行書，窮萬卷名臣文彥博，歐陽脩，曾鞏，韓維等無不奇其才而稱之。方及二旬，一舉成名。初任浙江慶元府鄞縣知縣，興利除害，大有能聲。轉在揚州僉判，每讀書達旦不寐，日已高，聞太守坐堂多不及盥漱而往。時揚州太守乃韓魏公，名琦者，見安石頭面垢汗，知未盥漱，疑其夜飲，勸以勤學。安石

謝教絕不分辨。後韓魏公察聽他徹夜讀書心甚異之。更誇其美。陞江寧府知府。賢聲愈著。直達帝聰。正

只因前段好

誤了後來人

神宗天子勵精圖治。聞王安石之賢。特召爲翰林學士。天子問爲治何法。安石以堯舜之道爲對。天子大悅。不二年。拜爲首相。封荆國公。舉朝以爲臯夔復出。伊周再生。同聲相慶。惟李承之見安石雙眼多白。謂是奸邪之相。他日必亂天下。蘇老泉見安石衣服垢敝。經月不洗面。以爲不近人情。作辨奸論以刺之。此

兩箇人是獨得之見誰人肯信不在話下安不假意
首相與神宗天子相知言聽計從立起一套新法來
那幾件新法

農田法 水利法 青苗法 均輸法 保甲法
免役法 市易法 保馬法 方田法 免行法
專聽一箇小人姓呂名惠卿及伊子王雱朝夕商議
斥逐忠良拒絕直諫民間怨聲載道天變迭興荆公
自以為是復倡為三不足之說

天變不足畏 人言不足恤 祖宗之法不足守
因他性子執拗主意一定佛菩薩也拗他不轉人皆

呼爲拗相公。文彥博韓琦許多名臣，先誘作逆，皆的
到此也。自悔失言，一箇箇上表爭論，不聽。辭官而去。
自此持新法益堅，祖制紛更，萬民失業。一日，愛子王
雱病疽而死，荆公痛思之甚，招天下高僧，設七七四
十九日齋醮，薦度亡靈。荆公親自行香拜表。其日第
四十九日齋醮已完，漏下四鼓，荆公焚香送佛，忽然
昏倒於拜壇之上。左右呼喚不醒，到五更如夢初覺，
口中道：詫異詫異。左右扶進中門，吳國夫人命丫鬟
接入內寢，問其緣故。荆公眼中垂淚道：適纔昏憤之
時，恍恍忽忽到一箇去處，如大官府之狀。府門尚閉，

見吾兒王芳荷巨枷約重百斤，力殊不勝，蓬首垢面，流血滿體，立於門外，對我哭訴其苦。道：「陰司以兒父久居高位，不思行善，專一任性執拗，行青苗等新法，蠹國害民，怨氣騰天，兒不幸陽祿先盡，受罪極重，非齋醮可解。父親宜及蚤回頭，休得貪戀富貴。」說猶未畢，府中開門，吆喝驚醒回來。夫人道：「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妾亦聞外面人言籍籍，歸怨相公。相公何不急流勇退，早去一日，也省了一日的呪詈。荆公從夫人之言，一連十來道表章，告病辭職。天子風聞外邊公論，亦有厭倦之意，遂從其請，以使相判江寧府。

故宋時凡宰相解位都要帶箇外任的職銜到那地方資祿養老不必管事荆公想江寧乃金陵古蹟之地六朝帝王之都江山秀麗人物繁華足可安居甚足得意夫人臨行畫出房中釵釧衣飾之類及所藏寶玩約數千金布施各菴院寺觀打醮焚香以資亡兒王雱冥福擇日辭朝起身百官設餞送行荆公托病都不相見府中有一親吏姓江名居甚會答應荆公只帶此一人與僮僕隨家眷同行東京至金陵都有水路荆公不用官船微服而行駕一小艇由黃河沿流而下將次開船荆公喚江居及衆僮僕分付我

此等相今已世冠而歸凡一路馬頭歇船之處有問
我何姓何名何官何職汝等但言過往遊客切莫對
他說實話恐驚動所在官府前來迎送或起夫防護
騷擾居民不領若或洩漏風聲必是汝等雷索地方
常例許害民財吾若知之必皆重責衆人都道謹領
鈞旨江居稟道相公白龍魚服隱姓潛名倘或途中
小輩不識高低有毀謗相公者何以處之荆公道常
言宰相腹中撐得船過從來人言不足恤言吾善者
不足爲喜道吾惡者不足爲怒只當耳邊風過去便
了切莫攬事江居領命并曉諭水手知悉自此水路

無話不覺二十餘日，已到鍾離地方。荆公原在瘧疾
症，住在小舟多日，情懷抑鬱，火症復發，思欲舍舟登
陸，觀看市井風景，少舒愁緒，分付管家道：「此去金陵
不遠，你可小心伏侍夫人家眷，從水路由瓜步淮揚
過江，我從陸路而來，約到金陵江口相會。」安石打發
家眷開船，自己只帶兩箇僮僕，并親吏江居士僕共
是四人登岸。

只因木陸舟車擾

斷送南來北往人

江若稟道：相公陸行，必用脚力，還是拿鈞帖到縣驛
取計，還是自家用錢僱車，荆公道：我分付在前，不許

驚劫官府，只自家催貨便了。江居道：若自家催貨，須要投箇主家，當下僮僕，携了包裏，江居引荆公到一箇經紀人家來，主人迎接上坐，問道：客官要往那里去？荆公道：要往江寧，欲覓肩輿一乘，或騾或馬三匹，卽刻便行。主人道：如今不比當初，忙不得哩。荆公道：爲何？主人道：一言難盡，自從拘相公當權，創立新法，傷財害民，戶口逃散，雖畱下幾戶窮民，只好奔走官差，那有空役等情。况且民窮財盡，百姓裹餐不飽，沒閒錢去養馬騾，就有幾頭，也不勾差使。客官坐穩，我替你抓尋去，尋得下，莫喜，尋不來，莫怪。只是比往常

一信錢要百信唾。江居問道你說那拘栻公是誰。主人道叫做王安石。聞說一雙白眼睛惡人自有惡相。荆公垂下眼皮叫江居莫管別人家閒事。主人去了多時。來回復道。轎夫只許你兩箇。要三箇也不能勾。沒有替換。却要把四箇人的夫錢催他。馬是沒有。止尋得一頭騾。一箇叫驢。明日五鼓到我店裏。客官將就去得時。可付些銀子與他。荆公聽了。前番許多惡話。不耐煩。巴不得走路。想道。就是兩箇夫子。緩緩而行。也罷。只是少一箇頭口。沒奈何。把一匹與江居坐。那一匹。交他兩箇輪流坐罷。分付江居。但憑主人定。

價不要與他計較。江君把銀子稱付主人。日光尚早，荆公在主人家，悶不過，喚童兒跟隨，走出街市，閒行。果然市井蕭條，店房稀少。荆公暗暗傷感，步到一箇茶坊，到也潔淨。荆公走進茶坊，正欲喚茶，只見壁間題一絕句云：

祖宗制度至詳明

百載餘黎樂太平

白眼無端偏固執

紛紛變亂拂人情

後款云：無名子慨世之作。荆公默然無語，連茶也沒與喫了，慌忙出門，又走了數百步，見一所道院。荆公道：且去隨喜一回。消遣則箇走進大門，就是三間廟。

宇荆公正欲瞻禮，尚未跨進殿楹，只見朱壁外面粘着一幅黃紙紙，上有詩句：

五葉明良致太平

相君何事苦紛更

既言堯舜宜爲法

當效伊周輔聖明

排盡舊臣居散地

儘爲新法悞蒼生

翻思安樂窩中老

先識天津杜宇聲

先前英宗皇帝時，有一高士，姓邵，名雍，別號堯夫，精於數學，通天徹地，自名其居爲安樂窩，常與客遊洛陽天津橋上，聞杜宇之聲，歎道：天下從此亂矣。客問其故，堯夫答道：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天下將亂，

地氣自南而北，洛陽舊無杜宇，今忽有之，乃地氣自南而北之徵。不久天子必用南人爲相，變亂祖宗法度，終宋世不得太平。這箇兆正應在王安石身上。荆公默誦此詩一遍，問香火道人：「此詩何人所作？」沒有落款，道人道：「數日前有一道侶到此，索紙題詩，粘於壁上，說是罵什麼。」荆公將詩紙揭下，藏於袖中，默然而出。回到主人家，悶悶的過了一夜。五鼓雞鳴，兩名夫和一箇趕脚的牽着一頭騾，一箇叫驢都到了。荆公素性不十分梳洗，上了肩輿，江居乘了驢子，讓那騾子與僮僕兩箇更換騎坐，約行四十餘

早日光將午，到一村鎮，江居下了驢，走上一步，稟道：相公該打中火了。荆公因痰火病發，隨身扶手，帶得有清肺乾糕及丸藥茶餅等物，分付手下，只取沸湯一甌來，你們自去喫飯。荆公將沸湯調茶，用了點心，衆人喫飯，兀自未了。荆公見屋傍有箇坑厠，討一張毛紙，走去登東，只見坑厠土墻上，白石灰畫詩八句：

初知鄞邑未陞時

急負虛名衆所推

蘇老辨奸先有識

李丞劾奏已前知

斥除賢正專威柄

引退虛浮起禍基

最恨邪言三不足

千年流毒大聲遺

荆公登了東觀，簡空就左脚脫下一隻方舄，將舄底
向土牆上抹得字跡糊塗，方纔罷手。衆人中火已畢，
荆公復上肩輿而行。又三十里，遇一驛舍。江居稟道
這官舍寬敞，可以止宿。荆公道：「昨日叮嚀汝輩，是甚
言語，今宿於驛亭，豈不惹人盤問？」還到前村，擇僻靜
處民家投宿，方爲安穩。又行五里，誅天色將晚，到一
村家竹籬茅舍，柴扉半掩。荆公叫江居上前借宿。江
居推扉而入，內一老叟扶杖走出，問其來由。江居道：
「某等遊客，欲暫宿尊居一宵，房錢依例奉納。」老叟道：
「但隨官人們尊便。」江居引荆公進門，與上人相見。老

史延荆公上坐見江居等三人侍立知有名分請到側座東房坐老史安排茶飯去了荆公看新粉壁上有大書律詩一首詩云

文章說說自天成

曲學偏邪識者輕

強辨鷄刑非正道

誤餐魚餌豈真情

姦謀已遂生前志

執拘空遺死後名

親見亡兄陰受拷

始知天理報分明

荆公閱畢慘然不樂須臾老史搬出飯來從人都飽餐荆公也畧用了些問老史道壁上詩何人寫作老史道往來遊客所書不知名姓公僂首尋思我何如

帛勒爲鶉刑及誤餐魚餌二事人頗曉得只亡兒陰
府受梏事我單對夫人說竝沒第二人得知如何此
詩言及好怪好怪荆公因此詩末句刺着他痛心之
處狐疑不已因問老叟高壽幾何老叟道年七十八
了荆公又問有幾位賢郎老叟撲簌簌淚下告道有
四子都死了與老妻獨居於此荆公道四子何爲俱
歿老叟道十年以來苦爲新法所害諸子應門或歿
於官或喪於途老漢幸年高得以苟延殘喘倘若少
壯也不在人世了荆公驚問新法有何不便乃至於
此老叟道官人只看壁間詩可知矣自朝廷用王安

石爲相變易祖宗制度專以聚斂爲急拒諫飾非驅
忠立佞始設青苗法以虐農民繼立保甲助役保馬
均輸等法紛紜不一官府奉上而虐下日以筮掠爲
事吏卒夜呼於門百姓不得安寢棄產業携妻子逃
於深山者日有數十此村百有餘家今所存八九家
矣寒家男女共一十六口今只有四口僅存耳說罷
淚如雨下荆公亦覺悲酸又問道有人說新法便民
老丈今言不便願聞其詳老叟道王安石執拗民間
稱爲拗相公若言不便便加怒貶說便便加陞擢凡
說新法便民者都是說新法所爲其害民非淺且

後民皆以
中書為記
相此一語
可知

如保甲上番之法民家每一丁教閱於場又以一丁朝夕供送雖說五日一教那做保正的日聚於教場中受賄方釋如沒賄賂只說武藝不熟拘之不放以致農時俱廢往往凍餒而死言畢問道如今那拘相公何在荆公哄他道見在朝中輔相天子老叟唾地大罵道這等姦邪不行誅戮還要他用他公道何在朝廷爲何不相了韓琦富弼司馬光呂海蘇軾諸君子而偏用此小人乎江居等聽得客坐中訕嘆之聲走來看時見老叟說話太狠咤叱道老人家不可亂言倘王丞相聞知此語獲罪非輕了老叟矍然怒起道

其勢

吾年近八十，何畏一賊？若見此刻賊，必手刃其頭，剖其心肝而食之。雖赴鼎鑊，刀鋸亦無恨矣。衆人皆吐舌縮項。荆公面如死灰，不敢答言。起立庭中，對江居說道：月明如晝，還宜趕路。江居會意，去還了老叟。錢安排騎馬，荆公舉手與老叟分別。老叟笑道：老叟自罵奸賊，王安石與官人何干？乃拂然而去。莫非官人與王安石有甚親故麼？荆公連聲各道沒有。沒有。荆公登輿，分付快走。從者跟隨踏月而行，又走十餘里，到樹林之下，只有茅屋三間，並無鄰比。荆公道：此頗幽寂，可以息勞。命江居叩門，內有老姬啓扉。江居

亦告以遊客貪路錯過邸店特來借宿來早奉謝老
嫗指中一間屋道此處空在但宿何妨只是草房窄
狹放不下轎馬江居道不妨我有道理荆公降輿入
室江居分付將轎子置於簷下驛驢放在樹林之中
荆公坐於室內看那老嫗時衣衫藍縷髮蓬鬆草
舍泥牆頗爲潔淨老嫗取燈火安置荆公自去睡了
荆公見廳間有字携燈石時亦是律詩八句詩云

生已沽名街氣豪

死猶虛傳惑兒曹

既無好語遺吳國

那有浮言誣葉濤

四野逃亡空白屋

千年噴恨說青苗

想因過此來親

一夜愁添雪髮

荆公閱之如萬箭穿心好生不樂想道一路來茶坊道院以至村鎮人家處處有詩譏誚這老平陶居第人到此亦有詩句足見怨詞豈語過於人間矣那第二聯說吳國乃吾之夫人也葉濤是吾故友此二句詩意猶不可解欲喚老嫗問之聞隔壁打酒之聲江右等馬上辛若俱已睡去荆公展轉等思與官頌民悔不迭想道吾只信福建子之言道民間甚使新正故吾違衆而行之焉知天下怨恨至此此皆福建子恨我也呂惠卿是閩人故荆公呼爲福建子是夜

荆公長吁短歎，和衣偃臥，不能成寐，吞聲暗泣。兩衙
皆沾溼了。將次天明，老嫗起身，迷着頭，同一赤脚蠢
婢，趕二猪出門外。婢携糲糲，老嫗取水，用木勺攪於
木盆之中，口中呼囉囉，囉囉，拗相公來，二猪聞呼，就盆
喫食。婢又呼囉囉，囉囉，王安石來，蔡雞俱至。江居
和眾人看見，無不驚訝。荆公心愈不樂。因問老嫗道：
老人家何為呼雞豕之名？如此老嫗道：官人難道不
知王安石即當今之丞相，拗相公是他的渾名。自王
安石做了相公，立新法以擾民，老妾二十年孀婦，子
媳俱無，止與一婢同處，婦女二口，也要出免役助役。

等錢錢既出了，差役如故。老妾以桑麻爲業，錢不
眠，便預借絲錢用了。麻未上機，又借布錢用了。幸麻
失利，只得畜猪養雞等候。吏胥里保來徵役錢，或并
與他，或烹來款待他，自家不曾嘗一塊肉。故此民間
怨恨新法，入於骨髓。畜養雞豕，都呼爲拘相公。王安
石把王安石當做畜生，今世沒奈何他。後世得他變
爲異類，烹而食之，以快胸中之恨耳。荆公暗暗垂淚，
不敢開言。左右驚訝，荆公容顏改變。索鏡自照，只見
鬚髮俱白，兩日皆腫。心下淒慘，自己憂恚所致。想想
一夜愁添雪鬢毛之句，豈非數乎。命江居取錢謝了。

老嫗收拾起身，江居走到輿前，稟道：相公施大恩於天下，愚民無知，反以爲怨。今宵不可再宿村舍，還是驛亭官舍，省些閒氣。荆公口雖不答，點頭道：「是。」路多時，到一郵亭。江居先下驢，扶荆公出轎，升亭而坐。安排蚤飯，荆公看亭子壁間，亦有絕句二首，第一首云：

富韓司馬總孤忠，
只把惠卿心腹待。

懇諫良言過耳風，
不知殺羿是逢蒙。

第二首云

高談道德口懸河

變法誰知有許多

他日命衰時敗後

人非兒女奈愁何

荆公看罷慨然大怒喚驛卒問道何物狂夫敢毀謗
朝政如此有一老卒應道不但此驛卒人皆有
留題也荆公問道此詩爲何而作老卒道因王安石
立新法以害民所以民恨入骨近聞得安石了相
位判江寧府必從此路經過蚤晚常有村農多在
此左近伺候他來荆公道何他來要拜謁他麼老卒
笑道仇怨之人何拜謁之有衆百姓持白挺俟他到
時打殺了他分而啖之耳荆公大駭不等飯熟越出
鄧亭上轎江居喚衆人隨行一路只買乾糧充饑荆

公更不出轎分付兼程趕路直至金陵與吳國夫人相見羞入江寧城市乃卜居於鍾山之半名其堂曰半山荆公只在半山堂中看經佞佛冀消罪愆他原是過目成誦極聰明的人一路所見之詩無字不記私自寫出與吳國夫人看之方信亡兒王雱陰府受罪非偶然也以此終日憂憤痰火大發兼以氣膈不能飲食延及歲餘奄奄待盡骨瘦如柴支枕而坐吳國夫人在傍嗟淚問道相公有甚好言語分付荆公道夫婦之情偶合耳我死更不須掛念只是散盡家財廣修善事便了言未已忽報故人葉濤特來問疾

夫人迴避荆公請葉濤床頭相見執其手囑道君聰明過人宜多讀佛書莫作沒要緊文字徒勞無益王某一生在枉費精力欲以文章勝人今將死之時悔之無及葉濤安慰道相公福壽正遠何出此言荆公歎道生死無常老夫只恐大限一至不能發言故今日爲君叙及此也葉濤辭去荆公忽然想起老嫗草舍中詩句第二聯道

既無好語遺吳國

却有浮詞誑葉濤

今日正應其語不覺撫髀長歎道事皆前定豈偶然哉作此詩者非鬼卽神不然如何曉得我未來之事

海山名錄
卷之三
三及於此
七

吾被鬼神誚讓如此安能久於人世乎不幾日疾革
發諭語將手批頰自罵道王某上負天子下負百姓
罪不容誅九泉之下何面目見唐子方諸公平一連
罵了三日嘔血數升而死那唐子方名介乃是宋朝
一箇直臣苦諫新法不便安石不聽也是嘔血而死
的一般樣死比王安石死得有名聲至今山間人家
尚有呼猪爲拘相公者後人論宋朝元氣都爲熙寧
變法所壞所以有靖康之禍有詩爲證

熙寧新法諫書多
不是此番元氣耗

執拘行私奈爾何
虜軍豈得渡黃河

又有詩惜荆公之才

好箇聰明介甫翁
可憐覆餗因高位

高才歷任有清風
只合終身翰苑中

用此
其是
可也